

## 凡尘一瞥

# 取 钩

刘 平

周末,清风河边两个垂钓者,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,一个有些发福的中年男人。老者原是市纪委书记,已退休三年。中年男人是一个刚提拔不久的处级干部。

今天,是老者约中年男人出来钓鱼的。

鱼饵是老者用秘方调制的,有一种异香。挂鱼饵的时候,老者教中年男人:“鱼饵要把鱼钩尖完全包住,不能让鱼看见一点鱼钩尖。”

中年男人笑了一下,想:“傻鱼就是这样上当的。”

一棵大树下,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,看着漂在水面的浮标。

河水静静地流着,很缓。阳光安静地洒在河面上,给人暖暖的感觉。偶尔,有几只鸟从河面上飞过,片刻,就往远处飞去了。脚下的岸边有几丛不知名的草,长得很茂盛。突然飞来一只乌鸦,停在他们旁边的树上,“呱呱”叫两声,又飞走了。看着天空中乌鸦的影子,中年男人往地上啐了一口痰。

一会儿,中年男人突然发现老者的浮标往水里扎了一下。他提醒老者:“鱼

咬钩了!”

“看见了。”老者说,脸色平静如常。却并不急于拉竿,而是拿起放在地上的茶杯,拧开盖子,喝了一口茶。

浮标又往水里猛地扎了两下,看上去很有力的样子。中年男人又忍不住提醒老者:“快拉竿!不然鱼挣脱跑了。”顿一下又说:“肯定是一条大鱼。”

老者看上去一点也不急,轻轻拧上盖子,把茶杯放回脚旁的地上。扭头看一眼中年男人,笑着说:“这条鱼是不小。”

“快拉竿呀!”中年男人有些急了。“不着急,它跑不了。”老者笑眯眯说。

“万一跑了呢?”

“它咬了钩,钩也死死咬住它了,咋跑得了?”

浮标又往水里扎了几下,有一次还扎得很猛,浮标钻进水里后四五秒钟才又冒出来。但老者还是不拉竿,只安静地看着水面,像在欣赏什么一样。中年男人隐隐约约感觉到,老者似乎在戏耍那条鱼。

一会儿,中年男人突然发现老者的浮标往水里扎了一下。他提醒老者:“鱼

动,大约移动了三尺远,老者嘴里突然嘀咕一句:“起来吧!”说着就拉竿,收线,岸边水里就出现了一条“噼里啪啦”挣扎的大鱼。中年男人赶紧拿起网兜一抄,鱼就乖乖起来了。

“起码有一斤八两。”老者看着网兜里挣扎的鱼,说。

那条鱼不仅大,还漂亮。线条流畅、身体丰满,鱼鳍鱼尾都是红的。中年男人眼里放光,说:“好安逸!”

老者的目光投向河面,突然叹一句:“唉!可惜了。”

中年男人问:“啥可惜了?”老者指着网兜里的鱼说:“我说它可惜了。”

中年男人不解,说:“它有啥可惜的?”

老者说:“它从一尾小鱼苗长到这么大,这么漂亮,多不容易啊!可今天就因为贪一口吃的,就要把命丢了。”

中年男人看着那条鱼在网兜里“啪啪啪”甩动身体进行着无谓的挣扎。

“帮我把钩取下来吧。”老者突然对中年男人说。

中年男人“嗯”了一声,蹲下身子,

抓住鱼,费了好大劲,终于把挂在鱼嘴上的鱼钩取了下来,然后把鱼放进桶里。

但中年男人没想到的是,老者一声不吭拎起桶走向岸边,连鱼带水都倒进了河里。那条鱼在岸边水里停留片刻,就悠悠悠往深处游去了。

中年男人有些懵,说:“那么大的鱼,咋,咋不要了?”

老者苦笑一下,答非所问:“有了这一次教训,它以后就再也不敢贪野食了……”

中年男人沉默片刻,突然说想起一些事情要办,就带着渔具匆匆离开了。

回到家里,中年男人洗了个澡。照镜子的时候,他突然隐隐约约发现自己嘴唇上挂着两根鱼钩一样的东西。

后来,中年男人打了几个电话,又去银行转了两笔账。

下午五点过,中年男人鼓起勇气给老者打了个电话,说:“爸!我今天把挂在

我嘴上的两根鱼钩取下来了。”

老者平静地说:“来家吃晚饭吧。你

妈给你做红烧鱼,菜市场买的。”



诗与远方 左先法 摄

## 五彩地絮语

# 删繁就简三秋树

郭华悦

有几年的时间,我马不停蹄地工作,有时还昼夜颠倒。

当时,年纪还轻,刚走出校园,心中满腹的壮志未酬,总觉得人生难得几回搏。毕竟,在我之前的读书生涯中,努力与奋斗已经成了生活的主旋律。如今,走出校园,踏入社会,自然要争分夺秒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可后来,事实证明,情况并不如自己设想的那么乐观。参加工作的第三年,我因过度劳累而病倒,住进了医院。医生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,结果发现,尽管没有大问题,但小问题挺多,需要静养。

也就是从那时开始,我才对自己今后的人生,重新进行了思考。记得有一天,当时还在住院,母亲陪着我到楼下散步。当时,已经是深秋,树木都光秃秃的,母亲颇有深意地念起了郑板桥的一句对联:删繁就简三秋树!

闻言,我心头一颤,顿时联想到了自己的境况。

人和树木,其实都是一个道理。经历了春的勃发,夏的繁荣,到了金秋时节,也该有删繁就简的时候。走过了枝繁叶茂,到了秋天,花草树木都会开始做“减法”,删去枝叶和不

世界上最神奇的莫过于香气或者香味,最难描述的估计也是香气,因为它有上千种,每种之间有着精细的差别。

在我记忆中,最不可名状的香味是榴莲。怎么描述它那奇特的味道呢?以前的记忆不怎么分明了,晚上我买了一个榴莲,仔细地体会它。

有人不喜欢榴莲,说它臭,臭不可闻,我觉得它香,香气扑鼻。

它的香味是世界上最浓烈,像是涡轮增压,你剥开它那黄黄刺壳的一瞬间,这种香味一下子便从浓黄或是乳白的果肉里喷薄而出,瞬间占据了你周边的空气,无视其它味道的存在,直冲你的鼻孔。

你一下子被击倒了,一下子被迷倒了,一下子兴奋起来,一下子冒了不少口水。用手轻轻触碰一下,软软的,滑滑的,糯糯的,更重要的是香香的,好像也有一点臭臭的。香气是宏大的,臭味只是一丝丝。

到底是什么样的香呢,香里似乎还有一点甜。到底什么样的一丝丝臭呢?像是长沙臭豆腐?

长沙臭豆腐最有名,有人吃出里面的香。越臭越香,真是奇了怪,有人便欲罢不能。

榴莲汇合着各种味道,如同一首迷人的交响乐,百香共鸣,那一丝丝臭,像是一

## 人生百味

# 榴莲,流连

熊代厚

把小号。

我轻轻地咬了一点,肉质极柔滑,如丝绸般在嘴里铺展,口感层次非常丰富。

每一缕味道立于舌尖,然后向两边扩张流动,填满了每一条细微的齿缝,芬芳到舌根,流淌着,回荡着,向喉的深处漫延,又回旋到鼻腔,与鼻端进来的香味相遇、碰撞,那种浓烈,像是红杏枝头春意闹,一个闹字,境界全出。

那细软的肉末,附在每一颗味蕾上,慢慢地渗进去,有些像洋葱和其他果香的混合物,又有一股奶油的香,还带一点点酸味,真是百味皆呈。

这味道如早春的一股暖流,吹过了山川原野,裹挟着百花的香,一直吹到你的面前。又像是暗夜里的烟花,一下子绚烂起来。

你的精神原先可能是迟钝的,现在一下子灵敏起来,甚至你的眼睛,也一下子明亮起来。像是遭遇了一颗美味的“炸弹”,打开便被炸翻,被俘虏,被虐待。

你可能不喜欢被这种香味虐待,而我

## 岁月留痕

# 小巷深处烟火浓

范方启

石碑是一座千年古镇,知道黄梅戏吗?发祥地就在石碑。凭着肉眼,就能看出古镇是怎样的古老。街道有正街、后街和新民街,还有十多条直接叫做弄。所谓的街道,用今天的标准衡量,连条小巷恐怕也算不上,你见过几尺宽的街道吗?这样的街道,能通行的也就是自行车和行人,汽车是断断进不了的。小巷可不单单是窄,更显老旧,就跟人老了一样,怎么打扮,也掩盖不住岁月留下的痕迹。其实这些一把年纪的老街,本来就没怎么打扮过,房子都很矮,多半是一层两层的。斑斑驳驳的墙,有点像耄耋之人脸上的老人斑。多数的房子有着大翘角的马头墙,高门槛,门楣上的砖雕清晰可见。在正街,至今仍然有一尊牌坊和两只石头狮子,它们应该算得上文物级别了。后街的房子窄到什么程度呢?两家人打开楼上的窗户,同时伸出手来,可以直接握手。

巷子窄,却又不一般地弯曲。进入深巷后,感觉进了迷宫一样,一家连着一家,房子好像在表示着它们的亲密无间。我知道,这些老房子至今为何还存在着,当地政府看重的也许就是它们的资历,要说古镇古在哪,房子就是最好的例证。我还清楚地记得,这些老巷子原来的地上没有水泥,而是由一块块规整的青色的石条铺起来的,只要下一点雨,青石就像镜子一样光亮可鉴。当然,石头没有水泥平整,这大概就是石头为何消失的原因吧,在今天看来,这应该算得上一份不小的遗憾。小巷的两边都是店铺,小饭馆、早餐店、小百货商店、做各种竹器的作坊,还有修鞋的、修

## 往事随想

# 十八岁那年的眼泪

周红英

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夏天,高考结束的我终于拿到了一所师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那时候读师范不交学费,国家还给生活费,毕业了也包分配。有了这份通知书,我就算跳出了“农门”,吃上了“皇粮”了。

消息传遍了周围远远近近几个村子。那些年,谁家儿女考上吃皇粮的学校,都是乡里乡亲喜闻乐道的大事。我每天把通知书拿出来看好几遍,心里乐开了花。父亲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,可我知道他也很开心。他认识的人多,见了他都会恭维几句,拉扯几句,还邀他去茶铺喝茶。茶铺的熟人看见他,都往他这桌来,七嘴八舌地说起他女子学习如何好,如何懂事。讷言的父亲只是倾听,微笑。那是他一生为数不多的骄傲时刻。

在众亲朋好友的要求下,父亲随俗,拿出有限的积蓄在镇上办了一场谢师宴。偏偏我胆小害羞,没有勇气面对那种热闹场面,更没有勇气充当主角。宴席还没开始,我就当了逃兵,跑出去躲起来。晚上等宾客散尽后才硬着头皮回家,父亲竟没有责怪我。

开学前几天,父亲汗流浹背地背回来一个大红箱子。箱子是用厚厚的新木板打的,一打开就闻到原木的清香。父亲说是请田木匠打的,木料是上好的柏木。田木匠是远近闻名的老木匠,一听说我是给考上大学的女子打的,两天不到就把箱子打好了,还找来大红漆一丝不苟地刷上,晾干。

父亲说箱子是给我装行李的。我一看箱子,嫌太笨重了,坚决不要,其实我心里主要还是嫌这大红木箱子太土,怕被人

伞的、修锁配钥匙的、画人像的、做衣服的铺子,等等,何为市井气息,来这小巷看看就知道了。小巷里似乎总是挤满了人,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。

一个闲适的日子,我一个人就在小巷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着。忽然,有一种久违的熟悉的气息就在小巷里弥漫着,我立刻分辨出那是烤红薯的气息,太香了,我竟然有种馋涎欲滴的感觉。由于一时搞不清红薯香气来自于何方,我的眼睛鼻子和大脑都忙碌了起来。不可能在我来时的方向,应该在巷子的深处,我这样判断着。

还没等找到烤红薯的地方,脑子里关于烤红薯的那些记忆也便鲜活了起来。我儿时生活的地方并不缺少红薯,那东西似乎不嫌弃土地的贫瘠,或者说,越是贫瘠的地方,越能生长出皮薄色鲜的红薯来。一些黄土梁上,挖出来的红薯有的筒直和南瓜差不多大。我们那个时候,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在野外弄来一些树枝和枯死的野草,将红薯放在火中烤,皮烤黑了烤硬了,红薯的香气也便不断地散发开来,那种香气,无法言表。剥开烤焦的皮,内囊金灿灿的,别说吃了,就是闻着也让人不能自控,那是世间少有的美味。吃起来更有趣,嘴巴都涂上了一圈黑,一个个小馋猫都成黑嘴嘴了……

终于,在小巷的最深处,我看到了有人拿着烤红薯在有滋有味地吃着,围成一圈的人墙中,肯定就是烤红薯的炉子和从事这个行当的人,那个烤红薯的人,想必也有着与我相似的童年吧。还没等我拿到烤红薯,我就提前回味起了我远去的童年……

## 往事随想

# 十八岁那年的眼泪

周红英

笑话。再说了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新娘子的嫁妆呢。

父亲欲言,终又沉默。第二天,在镇上教书的邻居史大伯带来一个灰色的塑料箱子,是父亲托他买的。史大伯半开玩笑地说,父亲为了我砸锅卖铁,将来他老了,我要给养老钱。这话似乎很沉重,砸得我心口发痛。这股痛渐渐从心口蔓延到鼻腔,眼眶,让我泪流不止,无语凝噎。父亲慌忙过来安慰我,说不会要我给钱。史大伯也一再解释只是玩笑。他们的安慰让我更加悲伤。这悲伤又不断刺激着我的泪腺,生出更汹涌的泪水。最终史大伯离开,父亲看着我束手无策。那时我十八岁,从未在人前如此失态。

后来去更远的地方求学、工作、成家,与父亲相处的日子非常有限,也始终没有勇气敞开当年的心扉——重重砸在我心口上的,是邻居口中说的父亲将来“老了”“走不动”那几个字。字是常见的字,但跟父亲连起来,让我心里起了一股难以承受的痛感。每个人心中都有隐秘的英雄——我们一直依赖却没有形成清晰意识的英雄,那就是父母。英雄在我们的心中都是强者形象。尽管理智告诉我们这是自然规律,但我们似乎难以接受,有一天我们的英雄终归会变得虚弱,衰老,甚至是失能,更不用说面对失去他们。

如今,我到底还是失去了父亲。那口大红箱子还在,既没被碰坏,也没被老鼠咬坏,鲜红如初,年复一年,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,默默讲述着一段深沉的爱。而我,我心里永远有个填不上的遗憾和愈合不了的隐痛。

榴莲真美呀,再吃一口吧,闭上眼睛享受。

这一次,犹如深秋的晚风,吹过了丛林果园,夹杂着百果的香,让人一下沉沦。

百果酿成了酒,葡萄酒夜光杯,这香味的能点亮暗夜。

又有一种炖肉的味道,什么肉呢?是新的成都老妈蹄花?还是经年的金华火腿?白的细嫩,红的厚实,都透着一股香。

又是合肥的老母鸡汤,黄灿灿的,油而不腻,你去咬一口吧,那一个香,难怪人们说“一个榴莲抵得上三个老母鸡”,这不仅指营养,也是指味道。

这话好像是广东人说的,广东人特别爱吃,也会吃,他们喜欢煲汤,主妇们便想出了一款滋补汤——榴莲煲鸡。

当然是舍不得用果肉来煲,她们用内皮与果核,榴莲与鸡肉,两种香味互相交集融合,香的2次方了,真把人香死,也把人馋死。

大自然太伟大了,竟然生长出榴莲这样的东西,它那个黄黄的大刺壳,看上去的很丑,也有点可怕,可它的味道却这样的美,真有点让人不可思议。

有时候想想交友也是这样吧,有些人像榴莲,外表看似一身刺,内心是一片香。真喜欢榴莲呀,它让人如此流连!



古镇美容师 钟毅摄